

剑侠驾盟

下

56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市54A-5

44568
CLC
:F6
C-2

56

剑侠驾盟

下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者简介：

曹力群（艺名曹若冰）江苏泰县人，生于1926年，自幼喜文弄墨，1943年即撰写小品、新诗、抒情文，以若冰、右木、笔名投寄江苏日报朝阳登刊。

1960年秋开始写武侠小说长篇。《玉扇神剑》一炮打红。奠定武侠基础，并一发不可收拾，三十五年来共谱写近百部武侠小说，称为武侠职业作家人称武侠泰斗，成名作有《毒眼龙》《女王城》《千手御魔》《龙飞凤舞碧云天》《赌仙杜十三》等一大批武侠作品，扣人心弦，深受广大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人的喜爱。

现已推出：

女王城
毒眼龙
断魂崖
玉带飘香
千手御魔
杀星小子
雕剑震武林
绝情十三郎
玉扇神剑
玉扇神剑续集
龙飞凤舞碧云天
佛山侠影
狂飙恩仇
美人血
瑶台怨
恶贯满盈
神剑千秋
血溅侠魂
血浪
竞修罗剑
翠莲剑情
赤胆红颜
剑侠鸳鸯盟

目 录

第二十二章	心切复仇 天娇丧命.....	(1)
第二十三章	惊闻噩耗 罗刹哭灵.....	(28)
第二十四章	飞天豹 怒惩恶霸.....	(59)
第二十五章	父子同打招亲擂.....	(93)
第二十六章	父子双得美.....	(129)
第二十七章	闻惊讯 兼程回堡.....	(164)
第二十八章	绮梦成空.....	(196)
第二十九章	自投罗网.....	(227)
第三十章	过峡谷,险遭奸谋.....	(258)
第三十一章	生死连环迷魂阵.....	(290)
第三十二章	生死奇幻迷魂阵.....	(322)
第三十三章	难逃劫数.....	(352)

第二十二章 心切复仇 天娇丧命

说话间，已捏着“大补丹”放进微张小嘴喘息的红衣少女的嘴里，红衣少女立即将丹丸咽下，但却乏力地问：“是‘大补丹’吗？”

伍天雄听得大吃一惊，再也忍不住震惊地问：“姑娘你是谁？”红衣绝美少女一听，一双黯淡的大眼睛顿时涌满了泪水，同时戚声道：“到现在你还有没听出我的声音，可见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

伍天雄一听，顿时慌了，不由焦急地说：“在下的确想不起在什么地方……”

说此一顿，突然又恍然“噢”的一声道：“姑娘说的是在崆峒山……”

话未说完，红衣艳丽少女已无力地挥手淡然道：“蔡姑娘仍铐在屋里面，快去救她吧！”

伍天雄一听，急忙站起身来。想是觉得不能丢下红衣少女不管，又急忙蹲下身去，急切地说：“在下托姑娘到屋里去……”

但是，红衣艳丽少女却缓缓闭上了眼睛，晶莹的泪珠，立时由长而密的睫缝间滚出来，同时乏力地挥手淡然道：“不要

碰我，让我在这儿静一下！”

伍天雄一听“不要碰我”自是不敢再托抱她，只得急忙起身，道：“在下去请玲妹照顾姑娘！”

说罢转身，一个箭步纵进了小屋内。

屋内灯光明亮，正中一张木桌上尚摆着酒具残肴，一具无头尸横倒在桌旁血泊中，手中仍握着一柄厚背鬼头刀。

伍天雄一看，知道那人就是鸡公山“夺命罗刹”花中魁的叛逆坛主龚伟！

他的心思电转，同时也看到了一角大椅上坐着一个蓬头垢首、别过头去的紫衣女子。

紫衣女子的颈上和双腕上都扣着铁环分别系在两腕的铁环上，腰间尚有数条链缠在椅背上。

伍天雄一见，不由脱口急呼道：“玉玲妹，玉玲妹！”

急呼声中，急步向蔡玉珍身前奔去：

蔡玉玲却更加扭转娇躯，别过头去，痛苦地哭了声：“你们为什么要来救我？太不值得！太不值得！”

奔至近前的伍天雄却“呛”的一声撤出“青锋剑”、青芒光华顿时满室。

蔡玉玲神色一惊，本能地回头看来。

伍天雄一看秀发蓬乱、妖媚苍白的蔡玉玲，神情不由一呆，尤其满脸泪痕，再看不到初在“卧虎庄”梁公寿宴席上的艳丽光彩。

蔡玉玲一看伍天雄神情一呆，也自惭形秽的再度别过头去。伍天雄急忙一定心神，立即用剑小心地去切蔡玉玲颈上、腰上和腕上的铁链铁环！

“青锋剑”乃是神兵利器，削铁如泥，加上伍天雄功力雄厚，很快地将铁链铁环斩落。

伍天雄一面收剑，一面催促道：“玲妹，快起来活动活动筋骨！”

说话间，蔡玉玲早已站起身来，突然举袖拭了一下泪痕，同时坚强的说，“这座小屋下也埋着火药，我们要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伍天雄虽然也曾料到，但经蔡玉玲证实，也不由吃了一惊，即和蔡玉玲双双奔出屋外。

一出屋门口，蔡玉玲立即奔向红衣少女，同时关切地急声问，“女侠，你怎样？”

说话之间，已关切地蹲在红衣少女的身边。

红衣少女却睁眼望着蔡玉玲，微喘乏力地说：“小妹可能被碎石击中了心口，全身乏力，口干欲呕的……”

蔡玉玲一听，立即忧急地说，“你伤得不轻，快不要说话了，我们趁王霞山没回来之前，迅速离开此地……”

伍天雄听得心中一动，不由关切地问：“王霞山去了哪里？”

蔡玉玲一面将红衣少女的双剑收入鞘内，一面道：“他接到刘剑英的报告，说你和雪梅姐淹死在水闸下了，他立即高兴地赶去……”伍天雄听得心头一阵绞痛，不由懊恼地说：“哎呀，不好，又被这狗贼免脱了！”

蔡玉玲却焦急地说：“那狗贼如果知道你没死来了此地，他一定会火速赶来点燃这座屋的火药火线。我们必须赶快离开此地！”

说到此处，又望着红衣少女，关切地问：“女侠，你能否行动？”

红衣少女却淡然挥手，乏力地说：“你们赶快走吧，不要管我！”

蔡玉玲一听不由焦急地说：“那怎么成，小妹我……”

我字方自出口，亮影一前，伍天雄已走到红衣少女的身边，躬身伸臂立即将红衣少女托手抱起来。

蔡玉玲一见，脱口急步道：“快随小妹来，逢双落脚，单数石均装有火药！”

说话之间，飞身纵向泥水中的数大圆石上。

伍天雄一听，这才惊出一身冷汗，想想刚才贸然飞驰，所幸身法快速，略微点足，万一大意踏在火线上，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尤其感到庆幸的是，方才他耽心有人逃走，特地把韩雪梅留在半崖上，当时如果也让韩雪梅跟着一同下来，很可能两人这时早已血肉模糊，粉身碎骨了。

心念中，早已托抱着红衣艳丽少女，展开轻功身法，跟蔡玉玲急急向半山崖驰去。

一到半崖下，蔡玉玲当先飞身而上。

但是，她的双足刚刚踏上崖边缘，而亮影一闪，伍天雄托抱着红衣少女也到了。

蔡玉玲一见韩雪梅，顿时悲从中来，不由喊了声“梅姐姐”立即扑进韩雪梅的怀抱里哭了。

伍天雄立即催促道：“此地非常危险，我们得赶快离开！”韩雪梅和蔡玉玲一听，这才收泪分开，韩雪梅望着伍天雄怀中

的红衣少女，问：“她怎样了？”

蔡玉玲当然想到韩雪梅这时与伍天雄的关系和情爱，因而急忙解释道：“这位女侠方才奋不顾身救了小妹一命，她又因为追赶‘玄亮’被炸伤了！”

伍天雄焦急地说：“她伤得很重，我们必须把她尽快送到‘千宛山庄’去治疗！”

韩雪梅听蔡玉玲说红衣少女适才救了她一命，加之稍时还要下崖，她自己下去都有困难，因而没有敢上前将红衣少女接抱过来。

这时一听，只得用剑一指壑口处，道：“钱榴紫就是由这个方向走的……”

话未说完，蔡玉玲的目光一亮，脱口急声问：“钱榴紫呢？”

韩雪梅再度一指壑口道：“由这里走了！”

蔡玉玲一听，不由懊悔地说，“你为什么不杀了她，反而放她走了？”

伍天雄只得道：“因为她说出你被困在小屋里内，并有龚伟看守着你，所以我就把她放了！”

蔡玉玲一听，不由懊恼地跺脚道：“哎呀，小妹被抬到崆峒山上去，就是中了她的迷香、迷魂帕的呀……”

说此一顿，突然紧张地正色问：“她没有向你施展迷魂帕？”

伍天雄只得含糊地说：“有，但她还没有抖开，就被我用脚踢开了……”

话未说完，蔡玉玲仍极懊恼地说：“你实在不该放走了钱榴紫和汪绿芝，将来必遭其害！”

伍天雄望着韩雪梅，催促道：“你还不把玲妹的剑还给她！”

韩雪梅恍然“噢”了一声道：“这是天雄弟由钱榴紫手中震落的剑，为了这柄剑，我差点中计被她杀了！”

说着把剑递了过去。

蔡玉玲一见自己的紫穗剑，热泪顿时流了出来，她一面接剑，一面流泪戚声道：“丢了这柄剑，我将永远不敢再回庐山。”

韩雪梅听得神色一惊，不由惊异地问：“你要回庐山？”

伍天雄似是不愿蔡玉玲骤下断言，因而催促道：“我们快些离开此地吧，有话出去谈！”

伍天雄用嘴一努北边壑口道：“你不是说钱榴紫是由那边逃走的嘛！”

于是韩雪梅和蔡玉玲在前，伍天雄托抱着红衣少女在后，三人飞身向北驰去。

三人到达北崖边向下一看，七八丈下竟是一片宽广约数百丈的湖面，水声潺潺，显然有不少流泉。

伍天雄凝目一看，目光倏然一亮，脱口急声道：“崖上同样有锚钉，下面正好有一条船！”

韩雪梅探首一看下面水边果然系着一艘小船，是以脱口兴奋地说，“我先下去看看！”

看字出口，身形一闪，足尖点着崖壁上的锚钉，飞纵而下。

由于小船就系在崖壁上，韩雪梅略微下降两三丈，立即飞身而下，轻飘飘地落在小船上。

蔡玉玲一见，也依着葫芦画瓢，飞身而下。

也就在蔡玉玲到达小船上的同时，亮影一闪，伍天雄也飘

身落在小船的中央。

韩雪梅坐在船尾正待取桨，目光一亮，神情一呆，接着急呼道：“玲妹，你的剑鞘！”

这时，三个人都明白，这艘小船是钱榴紫逃走时特地留下的，如果没有这条小船，他们三人带着一个伤重的红衣少女，要想离开“亡魂谷”，恐怕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蔡玉玲一见钱榴紫和汪绿芝逃走，认为将来必受其害，如今，害没受到，先蒙其利了！

她在心里想，这是什么力量改变了钱榴紫？她知道，这是爱的力量！

她敢断言，伍天雄绝不会喜爱钱榴紫，但钱榴紫却爱上了伍天雄，只有爱，才能把一个品性不端、不辨善恶的人改恶向善，有的女孩子甚至因而甘心冒死。

蔡玉玲心念及此，不由看了一眼托在伍天雄怀中的红衣美丽少女。

她根本不认识这位双剑红衣少女，而且她从来没有看守她，但是，她却冒着生命危险，深入“亡魂谷”小屋来救她了。

红衣少女是真的为了她蔡玉玲吗？她的答案是不，红衣少女完全是为了伍天雄。

她方才曾听到红衣少女惶急呼伍天雄“天雄哥”，可是伍天雄并不认识她。

伍天雄托抱着红衣少女，也愣愣地望着沾满了泥土的美丽脸庞，他也在脑海里想，她到底是谁？

愣愣的目光，他突然发现蔡玉玲望着红衣少女，不由关切地问：“玲妹，你认识她？”

蔡玉玲一定神，急忙摇首道：“小妹也不认识！”

说话间，这才发现小船早已离开崖下，而在船尾划桨的韩雪梅，妖靛深沉，显然有些不开心。

蔡玉玲心中一动，顿时想起了伍天雄托抱着的红衣美丽少女，赶紧一笑道：“天雄哥，你抱了很久了，让我来……”

说着，径将红衣少女接抱过来。

伍天雄仍不自觉地迷惑道：“她会是谁呢？”

接过硬衣少女的蔡玉玲低头一看，这才发现红衣少女双目紧闭，似是已经睡着了！

这时小船业已划到湖心，由于三人一直处在硫磺气味浓重的热气蒸腾中，是以，久久才发现这片湖是一座温泉湖。

伍天雄逊目四看，发现远处似是有岸。但看来似乎极远。

韩雪梅当然也不知道岸边有多远，什么地方可以上岸，她只是照准一个方向划。

渐渐，她发现划力越来越轻，即使不划小船也会缓慢的自动前进。

这情形伍天雄也惊觉到了，因而脱口急声道“梅姐姐，不好，水有流向！”

韩雪梅也吃惊地说，“我也正感不解！”

于是三人急忙逊目察看，发现隐隐约约的，看来似是岸边，又似是断断续续的乱岩。

三人虽然感到有些不妙，但还看不出严重的危险。

渐渐，小船越行越快，同时也听到了不算太急的“哗哗”流水响声！

伍天雄和韩雪梅神色一惊，几乎是同时脱口急声道：“不

好，我们忘了前面还有一段断崖了，看样子这片湖水的出口，可能就是满溢之后，徐徐地流向岩下！”

蔡玉玲不由惶急地说：“那我们可该怎么办呀？”

韩雪梅断然道：“现在只有再划回去了！”

伍天雄也赞声道：“好，你可能累了，现在由我来划！”

蔡玉玲却兴奋地举手一指道：“天雄哥快看，前面就是岸边了。”

伍天雄功力深厚，凝目一看，更加大吃一惊，因为那些黑影并不是湖岸，而是经年流水堆积下来的团团淤泥。

是以，心中一惊，脱口急声道：“那不是湖岸，那里去不得……”

韩雪梅一听，赶紧拨转船头向回划。

也就是她操桨转船的同时，蓦见西北方火光一闪，接着燃起了一点火焰。

伍天雄和蔡玉玲也看到了，不由同时急声道：“那是什么？”

就在他们说话间，那点火焰越来越大，渐渐燃烧成一片。

蔡玉玲突然想起了钱榴紫留下这艘小船的事，因而心中一动，道：“梅姐姐，我们快划过去！”

韩雪梅却迟疑地问：“那里是……”

蔡玉玲急忙道：“那里是登岸的地方……”

伍天雄也不由惊异地问：“你怎的知道？”

蔡玉玲只得明白地说，“不会错，钱榴紫正在那里指点我们！”

伍天雄却不以为然地说：“不见得吧，也许是王霞山在那

里故布疑阵……”

蔡玉玲却正色愤声道：“哼，他这时最关心的是‘亡魂谷’中小屋下的火药导火线，那里还有心来这里烧这野火？”

说话之间，韩雪梅早已奋力向那片火光处划去。因为她是个女孩子，她了解女孩子的心理，钱榴紫去时既然留下了剑鞘和小船，在她知道此地绝险的情形下，她一定会设法让伍天雄安全脱险，想念她一辈子。

伍天雄由于摸不清女孩子的心理，当然也不会知道钱榴紫的用心。

他这里见韩雪梅一声不吭地奋力划去，似乎也断定那里是上岸的码头，因而也未再说什么。

小船是斜流划行，速度依然较逆流快多了，不一会儿，已看清火苗燃烧处是一片乱石地，附近根本没有树木和荒草。

伍天雄凝目一看，不由兴奋地说：“玲妹说得不错，果然是靠船的码头。”

说话间，蔡玉玲也看清了，靠船的码头并不是湖边，而是用木桩和大石建成的一条直伸到湖边的通道。

火苗仍在燃烧，但比方才已经弱多了，因为那儿根本不生草，显然，那地枯枝荒草是钱榴紫由湖边找来的。

当然，伍天雄、蔡玉玲，以及奋力划船的韩雪梅都在凝聚目光去找码头上的钱榴紫。

但是，在他们借着火光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根本没有钱榴紫的影子。

这时，伍天雄也断定小码头的这地火，可能是钱榴紫燃的。

因为，枯枝荒草不可能跑到这儿来，更不会自己燃着，而“千窈山庄”的人也不知道他们会由温泉湖出来。

小船一接近小码头，伍天雄当先纵了上去，接着是托抱着红衣少女的蔡玉玲。

韩雪梅一俟蔡玉玲离船，才放下双桨纵上了码头。

由于伍天雄仍顺着大石通向远处看，韩雪梅不自觉地，说：“她早走了，如果想留下来，方才她就会在这儿发话来引导我们了！”伍天雄失意地哦了一声，立即转回头来，望着蔡玉玲怀中的红衣少女，关切地说：“她可能伤得很重……”韩雪梅立即道：“最怕的是内伤。我们得快找个地方为她检查，万一血往腔内流，那就非常地严重了！”

蔡玉玲低头看了一眼红衣少女，道：“看她现在神态似是睡着了……”

伍天雄急忙道：“方才谷中小屋前，我已经给她服了一粒‘大补丹’。”

说罢，三人起步，沿着青石道，直向尽头急急奔去。

前进中，伍天雄仍忍不住左右察看一眼，同时懊恼愤声道：“这一次如果让王霞山再逃脱了，下一次不知道他又设什么阴毒的圈套来对付我们？”

韩雪梅立即愤声道：“玲妹妹我们已由他手里救出来了，他还能对我们怎样？”

蔡玉玲一听，不由愤然一叹道：“我们伍蔡两家，不知与他王霞山结了什么血海深仇，他要这么费尽心机来设卦陷害我们……”

伍天雄哼了一声道：“我终有一天会活捉这狗贼，要他自

己说出原委来。”

蔡玉玲却忧虑地说：“根据小妹这些天与王霞山相处的感觉，如果让他再逃走了，他绝不会就此罢手！”

伍天雄“噢”了一声，正待说什么，三人已到了码头通道的尽头。三人迺目一看，不由刹住了身势。转首向右一看，俱都面色一变。

因为，右边的三五丈外即是黑不见底的断崖深渊，温泉溢出的水，就顺着崖壁流下崖底，由于溢水面广阔，加之水流不急，听不到“隆隆”流水声响。

但是，想到三人方才在小船上，正顺着水流向崖边划，即使不顺流坠到热气腾腾的崖下跌死，也会陷进崖边淤泥中，果真小船进入了淤泥中，必然进退不得，即使有精湛的水功也难在淤泥中游回。

到了那时候，进退两难，自然要困死在淤泥中，而且，越陷越深，直到灭顶，这也是此地为什么人称为“亡魂谷”的真正原因。

因为那些前来冒险一探究竟的人，有的登上高崖贸然下跳均难逃一死与残体。

如果沿崖来到方才打斗的半崖处，发现了这片温水湖，自恃水功不俗，下水游湖，顺流而下，最后游到崖边的淤泥内，依然难逃一死。

这就是顾秀琳说的，进入“亡魂谷”的人，绝少有人侥幸地活着出来。

提到这些问题，三人不禁暗自感激钱榴紫留船指引的恩情。

同时，根据谷中小屋和现在湖边的这座通道码头，刘剑英早在“卧虎庄”断指之后便听了王霞山的唆使之言，回来着手布置了。

看了一眼石崖的韩雪梅，首先道：“看情形，我们只有沿着这座小岭转回‘千窈山庄’了！”

伍天雄和蔡玉玲转首一看，右边一道纵岭，范围不大，成为一个内弯的月牙形，看形势，似是弯向的“亡魂谷”的西崖之后。

蔡玉玲不以为然地说：“如果沿着岭脊西走，不是越走距离‘千窈山庄’越远了吗？”

韩雪梅略微沉吟道：“我们先沿着他们开出来的小路走，一定能找到出路！”

伍天雄深觉有理，当先向前走去。

脚下走的虽是小路，实则是在岭脊上拔掉荒草和斩断树枝，并非原来经常走出来的道路，有清楚的痕迹。

伍天雄功力深厚，清楚地看出这条小径，开辟了至少近两个月的时间，因为小径上的草，又长出了二三寸长的新苗。

小径愈前进，愈上升，显然是直奔岭上。

韩雪梅不由望着蔡玉玲，问道：“玲妹，你和他们进入‘亡魂谷’时，是由什么地方进去的？”

蔡玉玲立即黯然一叹道：“小妹根本不知道怎么进去的……”

韩雪梅神色一惊问，“他们经常对你使用迷香……”

蔡玉玲黯然道：“凡属机密，或不让我知道的事，他们都先用迷香使我昏迷，待我醒来，已不是原来的情景和地方了。”